



古今人物論第五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孫武吳起

司馬遷 漢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孫武吳起

蘇洵 宋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

者凡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其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

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類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之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

人物論
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
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
勿視其衆而已

商鞅

司馬遷漢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卽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夫

商鞅

蘇軾宋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
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
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
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
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
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商鞅

葉向高明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

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今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僂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鬪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旣帝而母焚書母坑儒母築長城母任趙高母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畱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畱三將不降二上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慄銳敢關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漢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評 帝秦者商君蘇公已論矣鞅之變法猶仲之內政均爲
知矣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猶藉秦之威力尤爲卓見

申韓

司馬遷漢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
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申韓

蘇轍宋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

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
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據法術
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
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法不
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
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
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
復立灋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
而况非之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

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與

韓非 法言

楊雄 漢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蘇秦

司馬遷 漢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 設寒泉子對

陸龜蒙 唐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衡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言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震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泮豈止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

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爲榦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艸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其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頭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吞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

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評

唐文似戰國策

蘇秦論

湯聘尹明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擯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曷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背我而爲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爲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乃困之於閹人辱之於堂下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柄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爲得計而弄張儀於掌上儀亦且愧謝自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高者志豈嘗須便忘報耶是蘇子徒徃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又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評 季子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張儀

司馬遷漢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挾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

湯聘尹明

秦楚匹也張儀挾秦之強始以商於之獻而敗於誑楚既誑矣黔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而顧以身試不測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耳且楚王懦而易惑以楚之欲甘心焉而吾且輕入示以無懼楚必懷疑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黔中之地必入秦籍償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况內有腹心為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耶鄭袖一言而秦囚釋

天下不以多斬尚而以艷張儀上非能自脫虎口逆知楚之不
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嬖言是庸儀已策
之審矣昔晉文嬴之請三帥先軫猶不願而唾况袖以一嬖妾
而為請遷江南之危辭乎是故天下不以惡鄭袖而以咎懷王
懷王而讒不能惑佞不能移張儀一武士力耳何至墮其術中
為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章臺之朝客死咸陽哉然則儀非足智
多謀也懷王惑此晨也殷之亡也以妲己周之衰也以褒姒懷
王以身殲於鄭袖無足恠也噫前鑒多矣奈之何後世猶有臨
敵陷城而欲俟淋妃之輟粧者

評 以楚亡咎懷王之惑鄭袖推本之論

穰侯

司馬遷 漢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
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
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穰侯

司馬光 宋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
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
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
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
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也哉

魏冉說

王世貞明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
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相三十
年不爲秦而爲穰也藉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
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
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
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
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濟
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虜
滅虢滅魏滅耿滅山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

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
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
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愛魏則穰侯爲
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爲入北宅圍大梁立責
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愛韓魏則穰侯爲舉武安君
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愛韓趙魏則穰侯爲殲其軍
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愛楚則穰
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
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

所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
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遺者難
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
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
人也客曰雖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
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
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氣雄而辭壯

評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傾耳

陳軫虞卿

劉鳳明

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傾危哉彼其才豈不皆明於事情而

熟於籌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爲功若
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當張儀犀首銳於取
楚魏主而爭爲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顯
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軫之智而患不能乎且事談游而
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及覆構亂樂狡
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爲重視其土地若舍之衢路而不惜即盡
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主之闇忍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
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軫其賢乎儀行遠哉虞卿
之游一顯於趙而卒以不忍留交捐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
然何遂以栖栖退而著書者豈其無復之哉夫其視富貴甚易

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讐之諸侯畏而不敢納虞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匿魏齊以萬乘主畏秦故而不取屬虞卿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虞卿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之讐言秦則豈特日夜腐心切齒銜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善則用之秦之所惡則遠之其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而爲秦即人主孰與圖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急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慕義無窮而六國之主曾不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餽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評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樗里子

唐子西 宋

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凝而成旣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

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屈原

弔文

賈誼

漢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騷垂兩耳
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惟此咎兮訊曰
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
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偃蠖獮以隱處兮夫
豈從蝦與蛭蟪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七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也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
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蝼蟻

屈賈

司馬遷

漢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
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
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
失矣

屈原離騷序

班固

後漢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甚具又說五子以失家 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紀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困群小之間以離諛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蕪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屈原

顧延年 宋

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息時飛霜急節羸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于比物荃蓀連類龍鸞殼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屈原 弔文

柳宗元 唐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衡若以

人 物 論
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呶
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義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
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途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
裂兮娛七笑舞詭口之哢哢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鞫而惡兮美愈
西施謂謏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
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七兮厲鍼石而從但仲尼之去魯兮
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馬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

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滔大故而
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
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
是之荒茫耀姦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妄余衷之坎坎
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
激兮抑啣忍而不能卒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衷腸吾哀今
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嘿嘿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
生之可忘

三閭大夫

朱應麒明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謗余讀懷沙之賦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賦國皚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惑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被髮憂愁悲憤自沉汨羅嗟乎冤哉彼尋常之溝瀆固不足以容吞舟之魚哉鸞熊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謫長沙過湘而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枯槁憔悴無可柰何故自傷而至于此以其才知遇于列國其雖難安顯豈大夫之心哉誼蓋以已處之而意絳灌為子蘭之徒固宜其有是言也迨

蘇子由氏則欲其韜隱自匿優游以卒其志如箕子之事嗚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冀于異日此豈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泊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為傷感如入墟墓而聞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彼其中忠誠實心信乎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中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聽雖不聰其始蓋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詭也陳軫已知之而大夫未之覩乎張儀至楚廷而爭之母絕齊交母徂秦利碎首披肝萬一悟悔不聰則伏劍王前願畢微命王必趨然思也而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則鄭袖已爲釋去張儀矣夫堂堂楚國而弄于反覆之臣不啻一小兒壯士孰不裂背而挺刃乎而大夫以此激諫于王使之卧勾踐之薪淬礪而待之不聰則咋舌自殺以身爲請王必勃然怒也而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自魏公子卬之虜也黃棘之盟識者已寒心于楚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之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議

是輕社稷而一擲也大夫宜持藁伏蹟當車而諫流涕慟哭引落衣裾不聰則以頸血汙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可以不委其身于艸莽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乎夫死於商於之約則齊懼可固死于漢中之獻則秦耻可酌死于武關之盟則先君之辱可免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強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說刺時事以櫻萋菲之鋒而以其身葬于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于是矣即赴乎長流安能滌時之汶汶者乎時至不可爲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宜不瞑于楚江之下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

之物評
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豪傑之士蒙世之溫
獲其母遂以一死明志而輕身於溝瀆之諒哉

辨騷

劉勰南朝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
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
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暖然涅而不淄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彖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

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
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
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賦同詩雅四家舉以方
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賦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
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
之祗敬典誥之躰也說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
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
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

胥以自適徇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躄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輒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竒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獮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竒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孟嘗君

司馬遷漢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 此贊其好客美刺俱顯

子孟嘗君

王安石 宋

世皆稱子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子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且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 士字看得重是大關鍵大斷案

孟嘗君

蘇軾 宋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評 未然之防則賴道德禮義之士當阨之際亦藉雞鳴狗

盜之力抑揚輕重褒貶自見

信陵君

司馬遷 漢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評 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有取信陵也

信陵君

蘇轍 宋

魏公子始用候羸之計盜兵符殺晉鄙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

物論
始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評 更歸美毛薛不詭正論

信陵君

唐順之明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

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可也然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徹魏之障徹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有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

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
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
計蓋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
子竊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為
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于王不聽則以其欲死
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
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信陵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
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于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
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此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

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内則幸姬外則隣
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
主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
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
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盖君若贅旒久矣由
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
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
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安
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
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

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于如姬履霜之戒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無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暈帥師嗟呼聖人之爲慮深矣

評 意刻詞俊

魏無忌

王世貞明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爲

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爲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馘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嗷喏懦將之所教而恟脇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

無魏矣魏且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評 發公子善兵兩却秦師而存趙魏古辭錯瑯恍若隋珠

信陵君

王世貞明

信陵君既促駕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

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悉發謂蔚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敵也不救魏亦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眾喜曰吾聞王薨之時秦眾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

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嶠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擻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惟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執行賚不利執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主師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捍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行戰酣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齧折之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評 公子誠明兵法者誠善兵者文純是左國蘓張退矣

侯羸論

王宁臣明

昔者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計矯魏王今奪晉鄙兵北救趙生乃北鄉自剄以送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矣夫士固宜為知己者死然業已畫奇策建奇勳是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或曰生蓋節俠者流不死不足以明節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死蓋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老不能從

也則公子行矣嗟嘻宿將且就推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畫是策者而其心焉則生能宴然夷門下耶且晉鄙死十數年後秦人欲間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晉鄙客則當是時也客誠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畫是策者乎生又安能宴然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以晉鄙客焉而死孰若自剄焉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噫生盍壽之孰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死曾無半辭掄止者其亦慮及此歟

評 揣魏王之必死生晉鄙客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聽生死議論絕唱

春申君

司馬遷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類耶

春申君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畧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伯畧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畧而有忠烈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

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可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之期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春申豈易悟哉

評 荀卿用而荆可王恐未必然第謂春申不能知荀卿豈能悟李園却是正論

楚國興亡

代荀卿書
與春申君

劉軻唐

自重黎為大正光融天下鬻能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聶路藍縷以啟荆蠻歷文武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

爭霸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以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以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諛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諛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鬪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既踈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斬尚以至于尔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將然無非已不能疾諛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

王以前事歷指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諷弔屈不
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評 平王懷王皆以遠賢親奸致敗亡意欲使春申得賢臣
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豈正辭婉惜春申亦不能用而

四公子

劉敞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說齊
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背千里約趙與
楚約從非毛遂究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
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
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羨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
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
矣何功名之望哉

評 只數十言而議論疊出工緻異常

四君論

郭子章明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忌春申君黃歇也
太史公彙為列傳豈非以四君俱下士煒燁一時推人國於亡
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槩論也四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
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
無數焉何以明其說也 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
援湯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

未相趙顧始以憐娣之故推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先王宗廟之夷自趙趨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智乎絕口抹趙之伐而重受其湯沐魏信秦間自其屏廢幾於勞謙君子哉平原闇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俱楚此已劣矣毛薛俱趙士而勝直以爲博漿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不求士也此足以槩勝矣楚之履珠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董令蘭陵智如朱英終置不用則歇之闇亦勝類也始而疆楚終而賊楚棘門之誅不爲不幸矣若田文者既相齊泯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促臨淄而死王於莒此亂賊也即其所飯者非鷄鳴狗盜之徒則暴桀子弟大俠姦人耳太史公謂薛俗與鄒魯殊皆其客爲之而王介甫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確論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橫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得較長而比大而况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滅薛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爲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悲其賢不幸以詭棄耳

評 首信陵最下子盪嘗千古公案

毛遂

陳埴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

趙高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忿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毛遂論

唐堯臣明

愚讀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用是以報前日目笑之忿太史公於遂無貶辭

故人多快之愚獨以遂此舉足以備趙事特楚無人耳何則君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已者之難以識其重而亟反之之艱人之勢重則寧詘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咨是也咨之言曰吳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已之勢重則寧詘人以伸已古之人有行之者寇準是也準謂契丹使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故魏兵不窺吳胡馬不敢南牧君子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誦萊公之烈不衰遂在趙幾年於茲矣左右不與荐平原君不聞名聲夫不聞於趙必不聞於楚居趙不重於楚豈能自重以重趙耶世有患盜者度已之力不能勝之束草為盾衣以虎之皮語人曰

我善御虎晝則仰之夜則縱之循垣而走以待暴客聞而覷之
以爲信然故終其身無劫攘之患無他盜知畏虎而未測其爲
非真虎也彼十九人何如人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
門下意必侷儻崖岸飾名好事者之流草盾虎皮縵之夜遊者
也遂也當兩君不決之時按劔升階以劫強楚雖貴育不是過
矣夫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動聲色楚之君臣意必私
與語曰聞趙有十九人未聞有毛遂者今遂勇畧如此而十九
人藏鋒歛鍔意若有待其槩當何如耶是遂寒狼子野心於今
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曩時者亦隱然虎豹在山未可窺
也重趙九鼎大呂安知十九人之無與力焉遂也淺夫小人志

不存趙不勝倖倖面數吾人之短辱於楚庭噫楚誠無人也使
楚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析父費無極輩尚在肆其猜狼之心
縱其貪饕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狙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十
九人不足爲趙輕重重趙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劫制平原君
一武士力彼十九人蒿耳管耳其何能爲隨全楚之材臨以春
申之勇挑孤棘矢徧滿江黃出趙不意西據桓山南障河漳東
拒清源北連燕壁直擣邯鄲之虛與秦兩分其地楚平於秦獲
於趙趙未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爲交惡求以禦敵適
以興敵此韓魏襲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
亥效勇諸侯嚮義吾恐大事已去無能爲也趙之亡當不在于

秦王遷之日愚故曰毛遂此舉足以憤趙事特楚無人耳此之謂也嚮者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之上相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庶頗上頗耻之數欲辱相如愚觀秦猶楚也相如猶遂也頗辱相如其於十九人之目笑也相如引車徒避不以為耻且曰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已與頗兩人在若相如則可謂忘小怨識所重者也抑豈嘗學道而與聞乎勞謙之說非耶不然戰國士能如相如之下人者鮮矣司馬遷作史記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遂是或有意存焉雖然遂亦不可少也遂不自薦則趙不知遂遂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噫遂真穎脫者哉

評 毛遂失在碌匕一言耳為楚數語亦自有奇見

樂毅 甲

柳宗元 唐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忘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旁皇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真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毋亦愚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惘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樂毅

蘇軾宋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雷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藉之解而

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萬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及其田

人
物
論
聖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評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真為失策豈真以仁義服齊民與

樂毅論

方孝孺明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首舉足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享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實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

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殺雖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殺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殺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殺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蘇子之且多於言也

評 駁夏侯蘇公不能爲之解

燕昭王

祝允明

夫壘榭懸壻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不爾夫所求夫士以能廉已然後裕人重已然後重人俾募金而至無廉與重失本尋末烏貴乎士又何賴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子之命於是旁求苛覈凡襟背王略誰不奮迅爲龍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動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轅西厥轡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鳴志于彼乃將命价匍匐爾之匹敵之國以冥搜之與若

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莘渭陰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
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幣先篚于鄗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
海金被女寺而士罔覲則何如哉郭生之馬喻辯矣他日罔聞
焉要隗非國器弗足以塞燕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評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文古而意婉

荆軻

張鳳翼明

予嘗讀刺客傳至荆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
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反諸侯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啜策也夫
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劫而許之且將不
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
直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
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劫之以報丹
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
亦天而已予之所謀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評 不惜其謀之不成而惜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荆卿論

郭子章明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轟
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

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
事也夫其陳畷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
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鷙健與之夾逐豈不
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
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
於句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
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亡遣待
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齒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
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
陽能殺人於髻鬢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子載軻左
手把秦王袖右手搃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
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
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
負劍拔之斲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
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
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
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
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
惡知王者不死乎

評 太子促行故荆軻不得待客前后總歸之天意竒文竒

策荆軻

王鳳洲明

荆軻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沉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猾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柰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謂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頌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愚野人之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掩二晉郡縣之兵旦暮度

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必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用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洩秦王之醜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萬毒其吻荆卿蹠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母也十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

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
來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由五
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
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
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柱稷何所非
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旣別謂秦武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刼許太子
而倍之是愛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評 文奇而詭策辨而正

荆軻

林奇石明

荆軻劍客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詳矣論荆軻者多以輕用
其術自取滅身促亡人國爲軻罪嗟夫其論軻當矣然以愚論
之軻之術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厭亂也哉蓋秦之虎狼之暴藉
累世富強之資并包囊括取先王之封國而囚殄其君臣屠其
民井田則壞典籍則焚經生學士則坑殺一以斬割刀鋸夷滅
待天下天下之苦秦者不特燕爲然怨秦不特丹爲然怒秦者
不特軻爲然顧六國之君無有奇士與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
秦者獨丹以慕義之心而感軻軻亦以慕義之心而應丹不得
已而爲斃秦之計思欲以一劍制秦政之死命夫秦政之虐方
厲如鑊卸于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烏集

猛將雲屯強兵勁弩犀革銳矢橫槊利刃易馬輕車嘗從而爲一猶不敢西向以窺函谷而軻乃欲挾七寸之匕首進三尺之圖藉借力士一人以靡虎牙而僥倖於萬一之或試噫得非踈且愚哉然計軻之意良亦有說母亦曰孟嘗君以劍俠重齊矣平原君以劍俠重趙矣春申君嘗以劍俠重楚矣信陵君嘗以劍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番涎暴虎之吻吾上之不爲貽書之連合從之秦次之又不能如四君之芻畧客任士以殺強秦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椎埋屠狗之技奮而爲丹用以庶幾於攄祖龍之魄幸而成則爲脫穎之毛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爲懷璧之相如天而不欲成秦政之

虐乎吾之劍可以得志於秦政是以匕首而存燕也天而欲以滋秦政之虐乎吾之劍不惟以殺身而燕亦以此斃也燕且斃矣而身不足恤吾之義亦可以無負于丹而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則軻之所以不重其術而輕爲燕用也故當其時使拔劍斷袖之說不行于殿下之士而荆軻把臂中胸之術得售于政則六國之君滅者滅矣未滅者幸以存也瘡痍之民殲者殲矣未殲者幸以瘳也井田壞矣未壞者猶可講也典籍焚矣未焚者猶可攷而存也經生學士坑殺矣未坑殺者猶可徵而求也此非天乎惟天之意不在此而在政也故軻不得遂其謀究其術若良工巧冶之所鑄而滋以鷄膏試以人血而立死者一日竟

爲殞身促國之具噫天也軻如彼何哉然則軻之劍非不可以
斃秦也天未絕政也軻之術非不可行于政也不可行于未絕
政之天也譬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置人于死而滅獲之進者
僵而仆矣不然良之椎亦軻之劍也副車之中亦卽圖窮之見
也而良則免軻則不免何邪嗚呼當天意之猶在秦也則六國
之謀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秦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
天意之旣去秦也則戍澤鋤耨之卒且羣起而滅秦族矣亦何
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興亡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人
物其何異於得不藥之病夫而外黃扁之不善藥也哉是以愚
嘗爲之論曰先王之道不當天運之一厄則秦不得以一戎狄
之裔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繫天意之有續則漢亦不得以一
亭長之弱而促強秦故均一劍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
不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而
未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愚獨喜于良之不售于一椎而卒能
歛鋒以待秦之自斃而報韓之忠得以遂獨惜夫軻之不能爲
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塗地也後之學劍者旣有
其術而又能揆之于天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特一匹夫
之技而已哉

評 軻之劍卽良之椎此等胸襟豈尋常可測壯志不售爲
之短氣大槩與郭公之意相類

蘭相如

司馬遷漢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睥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上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蘭相如論

王世貞明

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柰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

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若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柰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俶相如於甯武安君十萬衆壓却却而青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

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評 相如前請數語自可以動秦王惜當時見未及此

藺相如論

蔡元偉明

藺相如之完璧歸趙揚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
威澠池之會擬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予以爲不然凡至險至
難之事非有智畧膽勇素定於胸中而欲僥倖嘗試於萬一未
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繆賢而方奉璧出使之時
已擬完璧歸趙之計而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澠池之會爭瑟至於一擊之間而秦不敢動使
非計議素豫有以定其心而壯其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安能
以眇然七只之軀而當虎狼之吻哉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
筭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
常法束縛之豈不爲相如所笑觀其先國家之急而克一己之
私以下於虜頗雖儒者懲忿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哉夫
以楚之強豈不大勝於趙特其臣之智畧膽勇無有如相如者
雖以屈平之忠而懷王不能用也故卒爲秦誘執之以歸客死
於其國而其子橫復迎嬖于秦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以國無重
臣故耳如相如者豈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事多奇中載之
史書者不可勝數藺相如之使秦料璧之必能歸也毛遂之按
劍料從之必可成也張儀之敢於歸魏料已之不能死也侯生

之物論
之特遣朱亥料鄙之必見疑也商鞅之不去魏料惠王之必不
殺也孫臏之斫樹大書料龐涓之必燭火也耳聶政之許嚴仲子
料俠累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始皇料大索之必不能得也豈
如豫讓徒挾其報主之義荆軻徒恃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
策以取敗者比哉

評 相如有成筭非嘗試於萬一者龜山之論果近於迂

白起王翦

司馬遷漢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
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
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及
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擬對白起

王宗沐明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爲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
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五大夫王
陵王齮迭將吳不下昭王與應侯睢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
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以劍賜之死使者行
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耶使者從旁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
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孰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爲
秦將也而逼秦魏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

人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于此而使者以爲起不知
兵何也使著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爲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
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俟時故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
不協于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廟廊之
內不式于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
孰與阻兵以逞迄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懼天下於此王也數世
矣權虜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虛鏃非不快意然猶恐其
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徂伊
闕之勝殄韓魏之衆追楚竟陵逼逐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

十萬人秦王適于志盈于慮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
衆以臨邯鄲是抱火積薪慮不再計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
可秦主寧復以爲情哉方今諸侯惑亂辯士並飾是非稠濁不
可勝理于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于戰原由此言之天
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為王辦朝夕哉孝公遭擯斥之
忿自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後變法教戰密
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今必行於徙木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
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耻
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
遷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踈骨肉而急成功

也將軍起庶長歷行伍不謂不顯庸然焚楚宗社虔劉其主長平之爭趙人若醢雞焉而使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公居汧渭之會酈時陳寶天所錫命非費之勲穆襄之霸載在王室斬艾哀積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爲利北有胡貊代馬以爲用巫那黠中有天下之二陸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崛起于天下而徒寵其政柄益之亞聲是三君爲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猶有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爲長平與邯鄲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與陵齧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以計之得也以陵齧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伯者務富其民強者務鳩于敵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矜鄭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包胥孤臣出奔乞師存楚齊人不戒遂人飲戍者酒齊師殲焉竊當其時脫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幕之次有戮血矣是吳王齊桓之跡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迭退無居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爲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

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奮於邯鄲力四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謂戒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爲不可是自貳也則王以爲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晉行而獨于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爲將軍有遺力應侯藉寵又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捫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慚秦王秦王慚且疑而應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尸之所息亦畧相承趙人長平一敗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二耳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殞瘡慶吊之具出于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饗殮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二耳戰夫耳戰耳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荆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飾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于秦者累世矣而未有若長平之酷者其民剝腹折頤身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軍者環于庭矣趙人今而後得反之僕慮將軍之不速朽也而

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評 長平坑卒武安君誠慘矣杜郵賜劍其天道之好還乎讀至死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竦然

王翦

王維禎明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任何專也爲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遵何術哉心之交孚所由異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爲降體而授節者非誠有心膂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爲汗馬而樹功者

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况秦猶虎狼之國秦王爲人又怛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剪之所爲日夜凜凜懼也伐荆之舉王蓋謀之剪矣其不用剪者非靳六十萬之師也以爲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隱隱伏矣旣而強起潁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頃刻忘哉剪爲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樂其敗者蓋屢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填之方城漢水

之下繼李信之後而示以掠地破國之鋒則其功益高其威益震其思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剪於此時不早及其君方嚮而亟爲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謗書盈篋如樂羊子者乎安知不有反間阻功如樂毅者乎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讒死者乎夫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記之剪也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聽忌者之說剪之不爲溝中瘠者蓋無幾也此剪之所爲日夜凜凜懼也是故其數以田宅請也王笑之廷臣非之而剪其爲之剪豈不自愛哉剪豈徒爲子孫謀哉剪豈要功以自恣睢者哉卑吾之志以奪彼之忌張吾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讒

人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媒孽其間善哉剪之爲術其慮深而其防豫也蓋至於淮陰之事有甚惜焉淮陰以蓋世之功固漢將之翹楚也一旦奸人告變竟成不白之獄至今猶令人扼腕夫高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禍機已召於假王之請耳剪之所以得免者非剪幸而信不幸也信之爲術踈剪之爲術得也嗟呼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也不以流言廢几几之度日惟忠惟孝惟冲人是恤而已卒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之以術此衰世之風也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剪庶幾善自全哉

物言
評 勘衰世君臣相愚計術真得誅心之法而詞古氣雄識
高神王所謂秦人事秦人文也

魯仲連

司馬遷

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
不屈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
物連類有足稱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論

楊維禎明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從衡之利稱天下
士也當是時秦為七國雄齊楚燕趙韓魏志在於擯秦故重得
士往往致重寶割封而虛居左席以來之於是有雄誕之徒當

口舌之能以應之然而六國之師莫有窺殺函之國十倍之地
而能扼雍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
脇齊謀楚囊括弁包之志固不待於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
盟插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馴
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吁秦不稱帝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
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舌挽天
下既去勢之方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一國之疑蹈海一
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脯醢之地亦凜
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
使問其議而起其盜邊畏縮之心使秦未得志於天下者又四

十年烏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王帛群走關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卻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夷之門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嬖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大史俾鄒陽同傳儼人豈其倫耶

魯仲連論

湯聘尹明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士也士以肥遁為高不有鴻冥鳳翔乎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飲犢諸賢相儔伍矣新垣衍之入趙必介紹平原君以見之而射書聊城嘐嘐數百言

身既隱矣馬用文之非巢由所謂浮游欲求聞其名譽者乎天下安得而高之曰此仲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濱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弦高却秦存鄭鄭欲賞之高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夫海濱之隱東夷之處可謂理亂不知矣而必於諫周為綱常計也必於存鄭為宗國計也秦上晉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非周室之罪人乎魏乃欲從而帝之以紓趙難是救燎原之火而益膏置薪也其何紓之有六國之甘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周室猶在置之何地秦之帝不帝周室虛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焉是天下一大機而仲連安得不一出其身為之排患難解紛糾而衽席之也仲

連諍垣衍出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忌竊符之救而先以奪其氣矣平原封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爲壽一笑而卻名榮而身繁其孰能匹之及田單復齊七十餘城而聊邑歲餘不下士卒濱死仲連一射書而將殞城潰夫仲連齊人也潛王之變賴田單克復而垣兵聊城經年不解脫使齊病而燕奮復如望諸君之長驅齊之爲齊未可知也仲連豈欲沽名於濁世而自謂一紙書賢於數萬衆哉夫亦不忍斯民之暴骨而憂宗國之復危耳黜秦以振綱常克燕以存宗國勞茂而不有功高而不居蓋至海上之逃而蟬脫於濁穢矚然不滓與伯夷弦高爭烈矣君子曰仲連之救世也行中權其逃世也身中清故取人於戰國自孟子而下吾必曰仲連

評 却秦帝則爲周下聊城則爲齊連真天下士也奇論

田單

司馬遷

兵○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造人開戶後如脫兔造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范雎

司馬遷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阨惡能激乎

范雎論

翁金堂明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爾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答番餘息囊裏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雎所行母后介弟皆斥不晏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雎能哉秦昭雖王政不出已上則不勝其母下則遏於群弟而外又有穰侯秉國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險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畧可施用其餘非離人骨肉則毀人

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尤諄誣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於前明日身死於後死而有益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回首裹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旅之臣所與也昔者比干為商貴戚故至死不忘商屈原為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雎之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擔一命而遽欲為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云先生甚愛秦矣先生秦何戚也秦亦何德於先生也秦之興喪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迺憂不釋以死也雎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噤辭而昭

已皇恐請益至有溷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雖惟不言言出郎嘉謀矣尚違計其為險又違知其為誣

評 睢頤為秦死誠為諄誣然其言纏纏足聽又誰疑之此况不暇疑乎妙妙

茅焦

湯聘尹明

嫪毐之亂秦主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子如初談者以為穎考妣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楚也妻則不為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

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妣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妣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荼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呂不韋

司馬遷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

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祈年
宮廢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細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

蘇轍 宋

戰國惟秦楚魏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
皆以篡奪得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
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
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
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
其故哉

呂不韋

張鳳翼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採奇貨于異人收重息於秦國亦知
矣哉予曰非知也不韋蓋奸雄而竄於賈者也但天遣欲滅秦
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
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
服辜而六國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
不韋之巧于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
哉黃歇之于楚以斯術也而歇用以自隕則政之襲秦不韋之
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不韋之嗣亦滅孰與為
陽翟大賈世其貨之為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

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滅秦滅六國
六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滅是天三降殫惡之典一于秦耳
于六國三千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
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殫惡之典可謂巧於論天

呂不韋

湯聘尹明

世傳不韋以呂易嬴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遂神其爭而固
信之愚竊猶有疑焉夫不韋自異人爲奇貨而以美人釣奇事
誠有之然異人請而婦之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邊有孕
也雖有娠不韋其肯輕洩之而亦孰從知之耶果有娠而後獻

當始皇在趙而母子俱匿其姬獨不能語子以呂氏之胤如齊
東昏妃之於蕭繡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
忿然曰何親於秦號曰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
之遷蜀以死雖賓客遊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呂也不
然豈以始皇之才而不逮蕭繡耶始皇自以功德兼三邁五嬴
氏祖考曾不足其睥睨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面僕
僕亟拜耶然則呂易嬴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反覆傾危之流
安知其不釀是說以悅主君而間敵國也世有昆季謀嗣者或
造飾其言而誣某非某之子桓溫亦誣東海三子非其所出矧
戰國之際出於好事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亘

古今而不能解然則牛金代典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曰果爾則黃歇之謀楚李道兒之代宋亦無徵歟曰春申進李園之妹李園謀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宋皇出於道兒六宮誰不共聞夫豈耶耶曖昧之比乎以呂易嬴六國之客好事者為之未可知也獨惜文信侯位為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賈何啻萬倍而乃宜淫於雍宮身臨不測之罪豈其春秋徒作未燭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而不善居功歟咸陽之布亦荀卿之徒之書而非不韋之書也評獨辯呂易嬴未必然是一卓見

荀卿

韓愈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

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少疵

荀卿

蘇軾宋

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了得文章看古古



